

空翻

[日本]大江健三郎

杨伟 译



译林出版社



空翻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杨伟 译



泽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翻 /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杨伟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9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ISBN 7-80657-253-8

I. 空… II. ①大… ②杨…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2954 号

Copyright © 1999 by Kenzaburo O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zaburo O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 Orio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32号

书 名 空 翻

作 者 [日本]大江健三郎

译 者 杨 伟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日本讲谈社,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4.625

插 页 4

字 数 610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53-8/I·225

定 价 精装本 34.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论大江健三郎的《空翻》

(译 序)

大江健三郎携带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耀眼光环,一下子杀入了中国读书界(尽管此前中国也不是没有对他的介绍和翻译,但毕竟只局限于一些零星的篇幅)。几年来,我国已出版了叶渭渠先生主编的两套共十卷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还有两大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以及一些零星的选本。走进 2001 年的新春书市,又见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全三卷四册。而大江的最新作品、拙译《空翻》也即将付梓面市了。看来,大江健三郎正全方位地向中国读者走来。

在大江众多的作品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空翻》乃是大江的最新小说作品。大江于 199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曾一度封笔,甚至在 1995 年的哈佛大学讲演中表明,他“准备以三部曲《燃烧的绿树》作为小说这种形式的收山之作”,表示要彻底解决他一直探求未果的社会和人生疑问,埋头于哲学研究,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写作于 1993 年至 1995 年之间的《燃烧的绿树》和出版于 1999 年的《空翻》无疑是他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最新成果。

在本书日文版的封皮上,大江应出版者的要求为自己的小说撰写广告词时这样写道:“现在我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而在《空翻》一书的结尾处,大江更是以一句简短的话语

点明了自己这部长达 60 万字的小说的主题：“所谓‘教会’这个词，按照我的定义，就是指构筑灵魂的场所罢了。”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人的灵魂问题业已成为大江近年来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再结合《空翻》的写作年代和出版时期来看，我们更能够感觉到，大江乃是一个对时代的动向非常敏感并一直致力于“介入文学”的作家。正如大江在《时代赋予我主题》这篇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不是作家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作家，只要那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作家非常想写那个时代的本质并想把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他的主题就不是他所选择的东西了，而是时代的主题选择了作家，让他去写的。”这席话无疑也适用于他对《空翻》主题的选择。

在大江创作《空翻》的这四年间（1995 年至 1999 年），正值日本经济的萧条时期，高度增长宣告结束，泡沫经济出现崩溃，真可谓危机四伏。在日本经济一度创造了辉煌业绩后所面临的经济倒退中，不少日本人产生了恐慌、焦虑，甚至虚无的情绪。于是，新国家主义的风潮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势头便乘机抬头了。这可以从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家和部分媒体的言论、以及周边事态法的出台中找到佐证。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大江特别强调对“自我灵魂”的关注，希望人们通过自我灵魂的构筑来与右翼势力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相抗衡。

我们再来看看一般民众的心理状态。正是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一般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中出现了精神和信仰上的空白状态。正如大江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使家庭、共同体及国家变得软弱无力。在一个已经弱化了共同体中，极端国家主义很可能在某一天复活，而且，人们也很容易涌起对另外一种完

全异质的共同体的执著追求^①。我们知道,在大江开始创作《空翻》的1995年,东京地铁出现了奥姆真理教散播沙林毒气,造成大量乘客和行人中毒伤亡的恶性事件。而且,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员中大都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奥姆真理教的沙林事件使一度决定在小说这种形式上封笔的大江再一次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不通过奥姆真理教事件,对这一完全异质的共同体的产生进行精神背景上的追究,从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等问题展开深层的探索。就像作家本人所说的那样,“日本出现了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了。……而我则只是把这一切表现在了文学作品中而已,想探索一下这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科学和可行的。”^②

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大江文学对灵魂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近年,他1964年发表的系列随笔《广岛札记》,1973年发表的《洪水淹没我的灵魂》,到1982年发表的《新人啊,醒来吧》,都大量地引用了《圣经》故事,表现出了对宗教问题和灵魂问题的兴趣和关心。因而,《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上述文学和思想的延伸和归宿。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后两部作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直接性来描述和探究了宗教的世界和神秘主义。这两部都是以大江的故乡——四国的森林为主要舞台的长篇小说,特别是《空翻》,乃是他由创作小说转而钻研斯宾诺莎,并进而研读威尔士牧师、诗人R·S·托马斯的神秘主义诗歌(其诗歌甚至被直接引用在《空翻》中,构成了阐释主人公复杂思想的线索之一),直接面对终极灵魂问题的文学体现。我们甚至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断言,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给他长期探究的灵魂问题提供了

① 见作者致苏珊·桑纳格的信。

② 见《大江健三郎访录》。

一种直接的契机,刺激了他重新创作的欲望和灵感。

《空翻》出版于1999年6月。对于世纪末的到来,人们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期盼、疑惑等各种情绪。世界终结论和时间终结论,即世界末日论,曾甚嚣尘上,以至于像奥姆真理教这样的邪教组织也喧嚣一时,世界各地还出现了一大批为迎接世界末日到来而不惜自杀的殉教者。可以说《空翻》的出版正是作家用文学对世界终结等重大的、既是现实的、也是神秘主义的问题从正面做出的回应。

只要读一读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大江决不是以一种简单或图解的方式来回答上述问题的,其虔诚而真挚的态度足以让每一位读者展开严肃的思考。作家多年熟读的格尔肖姆·斯科莱姆^①的《萨巴泰·采比,神秘的救世主》一书给他带来了灵感,他从萨巴泰·采比这个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伪救世主与其合作者内桑·奥布·嘎泽^②身上,并结合现实中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找到了《空翻》的故事雏形。小说的主要内容说的是一个新兴宗教团体领袖人物的“转向”和新生。这个团体在近十几年间网罗了大批年轻信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个宗教领袖的思想具有一种宗教上的含混性质,既是儒教的,又是基督教的,从而不被天主教和新教的任何一派所接受。它的出现离不开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基督教的影响,同时又和土俗的日本人的神秘思想不无联系,乃是一种包含了佛教、神道,又超出了佛教神道思想的一种神秘思想。面对时间终结、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教团的年轻成员们逐渐将其信仰运动面向社会展开,并最终试图采取政治上的过激行动。因为他们相信,在现今这个罪恶猖獗的世界上,时间的终结已经迫在眉

① 格尔肖姆·斯科莱姆(1897—1982),以色列犹太学者,宗教史学家。

② 内桑·奥布·嘎泽(1626—1676),犹太学者,自称救世主,后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

睫。神已经不再能够容忍人类的罪孽,不久将会降灾难于这个世界,从而唤起人们的改悔之心。最后他们甚至想,如果神不马上采取行动,他们就要自己主动采取行动,迫使人们意识到世界末日的来临,走上悔过自新的道路。于是,教会的激进派分子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进入了实际行动的准备阶段。他们计划对政界高官、财界要人实施恐怖活动,并炸毁核电站。在这种情况下,教主及其搭档不得不在电视镜头前发表声明,说他们创立的教会教义乃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通过电视媒体宣告了教会的解散,并声明激进派的行动缺乏依据,以便瓦解激进派的恐怖计划。他们的计划在警察公安部门的协助下取得了成功,所有的恐怖活动和核设施的爆破计划统统没有得逞。教团解散了,“转向”的首领们从社会的表层销声匿迹了,他们的“转向”被记者们戏称为“空翻”,在社会上留下了强烈的余震。不过,上述故事乃是发生在小说开篇的10年前,而真正构成小说主体的,乃是此后的故事。10年后,一度销声匿迹的教会领袖们重新开始了新的活动,他们虽然是要创立一个全新的教会,但实际上事情的发展却并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0年前因教主的“空翻”而遭到遗弃的大量信徒组成了若干小组,坚守着各自的信仰。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信心的激进派小组——即“技师团”,和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深化了神秘信仰的妇女小组——即“安静的女人们”——都依然健在,对于他们和她们的要求,教会领袖们都不得不一一做出回应。曾经全面否定了教义和教会的领袖们和过去的信徒们怎样才能创立一个新的教会?这正是构成《空翻》这部小说的骨架。在小说的尾声中,大江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一度弃教后重新建立教会的教主——虽然他因过去激进派的恐怖活动而失去了搭档,即小说中的“向导”——从《新约》的《以弗所书》中找到了一个关键词汇——“新人”,把它置于自己宗教活动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教会命名为“新人”教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身为教主的“师

傳”和“向导”，不如说是育雄和“孩童的萤火虫”的头领——一个名叫阿基的森林少年。大江认为，必须出现“新人”，因为依靠“旧人”，日本这个国家将不能安全渡过危机。虽然他也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并不清楚所谓“新人”的确切含义，但至少他们应该守护住自己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仅有的一点点正面遗产，以对抗负面遗产的复活。或许这便是作家呼吁人们构筑自我灵魂的目的之所在吧。在阅读《空翻》的过程中，我们随时都能感觉到作家对人类灵魂的忧虑和这种对“新人”的期待。我们甚至可以说，作家正是把作品中的众多人物——身为教会领袖的“师傅”和“向导”、激进的“技师团”、自我封闭的“安静的女人们”、年轻一辈的育雄、青年荻和“舞女”，还有“孩童的萤火虫”的阿基，以及处在教会外围来关注着教会的画家木津等等——作为潜在于作家内心的各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通过彼此的碰撞和斗争，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人痛苦的精神世界，揭示了教会这种完全异质的共同体对陷入精神空白的人们所具有的诱惑力，并正如作家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认为，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得以将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一加以了清算。”^① 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宗教信徒，自始至终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呼吁着人们进行改悔，反省自己的罪孽，并构筑起自己的灵魂。窃以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江并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合理性，所以，他才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所谓教会，乃是构筑灵魂的场所罢了。”这与他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之意图不也是彼此相通的吗？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面对如今这个罪孽猖獗、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呢？当然，这依旧是从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并剖析自我的灵魂这种意义上而言的。这是否也可以看做大江笔下的《空

^① 见作家致苏珊·桑塔格的信。

翻》世界退去了晦涩的外表后,最终想向我们展示的内核呢?

大江不止在一个地方谈到,《空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也很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我感到自己是在进行一次富有意义的冒险,同时又深感荣幸。尽管逐译的过程举步维艰,错误繁多,甚至几度气馁,但我始终相信自己与大江文学的缘分。这得归功于我在日本法政大学的老师堀江拓充(立石伯)教授。当我1993年第一次走进堀江教室的时候,接受的第一讲便是大江的作品。

而与《空翻》的直接邂逅则是在1999年7月下旬的一天。那时,我正行走在东京新宿纪伊国屋书店附近的街道上。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天色蓦地变得昏暗无比。我一下子躲进了书店的店头,打算乘机翻阅一下新近出版的书籍。而新出版的《空翻》便霍然映入了我的眼帘。它在出版后便登上了纯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我暗下决心,如果版权没有问题,一定要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不料回国后不久,便接到了译林出版社宗敏兄的电话,告诉我版权谈妥,即委托我翻译此书。于是从是年的年底起开始了长达一年有余的翻译生活。现在它终于就要面市了,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坚持译完,首先应该感谢宗敏兄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还有为我解答小说中难点的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的泽田田津子副教授和四川外语学院的日本专家久能先生。

的确,这是一部晦涩的书,但却又是能够直接诉诸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禁不住战栗的书。我想,我拙劣的翻译决不可能只是一种“空翻”——徒劳的翻译——吧。

译者

2001年2月9日于重庆

序 章

狗一般面庞上的美丽眼睛

一个小小的人儿走了过来。一个因格外发达的肌肉和匀称的身材而使自己显得格瘦小的男人。这个高挺着胸脯的家伙伸出双臂搂抱着一件物品，在微暗的光线中向前走去。那是一个与飞镖颇为相似的、有着一双翅膀结构的东西。瞧，前方垂下的帷幕被朝上掀起了些许，能看见对面延展着一座辉煌璀璨的舞台。通道上有一个安装在外面的配电盘，正当他躬着身子试图从旁边通过时，物体上翅膀的一端竟猛然扎进了一个少女的裙裾深处。这个一身舞女装束的少女正打舞台装置背后的空间匆忙地穿行而过。

于是，那个小小的男人和那个年幼的舞女就这样被倏然冻结在了原地。前倾的少女将身体的重心置于右脚之上，竭尽全力来保持住平衡。为了表达自己受人连累而陷入无奈窘态中的怨愤，少女用眼睛逼视着对方。只见那张小小的脸庞顷刻间变得犹如被阳光照射着的李子一般。回过头来看着少女的，原来并不是一个小小的男人，而是一个俊美的少年。他额头和嘴巴的形状自不待言，就连那凸出在外的耳朵也活脱脱像是一条狗的脑袋，更何况他的眼神显得异乎寻常的美丽。

然而，少年掉过头来面对着少女，也仅仅是发生在一刹那间里的事情。为了拯救那件由他自己张开双臂所托住的物体，他试图把它拽拉到延伸在左墙外的框架上方。他紧拧住两只翅膀的接头处，想把其中的一只往上高高提起。与此相对，少女则把自己的下腹部——连同裹在身上的那条向四处张开着的、分明有些歪斜的

裙子——紧贴在那物体上，企图将产生的阻力一古脑儿吸收殆尽。在此期间，她不得不继续让左脚悬浮在空中，而依靠另一只脚来支撑住整个身体。在这可怜的两个人背后和舞台的两侧，似乎有一群身着缙衣的男人正探出身子，发出一阵阵嘈杂的声响。此时，少年那狗一般的脸庞上蓦然掠过了一种当机立断的神情。只见他把用手支撑住的物体粗暴地扔弃在了地面上，于是，数以百计的五彩缤纷的塑料碎片便一下子抛撒得满地都是。重获自由的少女摠住自己身上那如同吊钟似的裙裾，哭泣着向簇拥在舞台一侧的伙伴们的队列急匆匆地跑了过去。

少年动弹着他那窄小而结实的肩膀，从下面朝身穿缙衣的男人腰间猛然推了一把。俨然像是一个完成了某一项宏伟事业的巨人被浓缩之后的模型一般，他沿着舞台背后的甬道，往幽暗的地方悠然走去。他脚下的步履是那样充满着威严，决不容许那些身穿缙衣的男人发出阻止他的叫声。而另一方面，舞蹈团的伙伴们正试图安慰那个迟到的少女，但无疑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因为他们的所有心思全都集中在了各自的服装上，他们无暇他顾。可是，当天的压轴戏却分明已经痛失——那个理应在颁奖仪式上拔得头筹的少年已经把自己制作的物品捣毁成了碎片粉尘，从而撕裂了自身出场的意义，就那样傲然离开了会场。他耗费了一年的光阴才制作出来的都市模型，就这样在他自个儿的手中被彻底捣毁了。这刚刚发生的事件，不是给正在东京的中心地带小跑着悄然离去的他，带来了某种分明不属于小孩子的过于桀骜的自信吗？他觉得，自己正是为了要捣碎它才特意制作它的。或许只要自个儿愿意，甚至也可以把这眼前的偌大都市同样毁于一旦吧。至于为什么要那么做，这可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人生不是有足够的时辰来让人理解其中的意义，抑或寻找到其中的答案吗？这个长着一副既可以称为非同寻常的丑陋又可以称为非同寻常的美丽的、狗一般面庞的少年，并不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而是在鲜活的身

体深处怀抱着如此虔诚的信仰吧。

事件发生在由美国某学习器材公司与日本文具进口公司所共同主办的展览会上。在这个展览会上,展示了公开征集的、运用塑料薄片制作而成的未来风景。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以后,当时身为评委的木津还三番五次地回想起那个故意毁掉了自己获奖机会的少年。尤其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当他在公开的评审会场上瞥见那个少年时,脑海里并没有涌起“那是一个小孩子”的念头,相反,首先掠过心底的倒是“那是一个小人儿”这样一句话。想到这里,那少年每一瞬间的动作和表情又会重现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它们是那样丑陋,让人难以直面,同时又是那样美丽,令人几近窒息。在它们的深处充溢着过度的生命动能。木津殷切地期盼着能够亲眼目睹这个凝聚着种种奇特魅力的孩子成长的足迹和未来的结局,比如他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的种种风范。他的一大愿望便是好好审视处于岁月流变中的对象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而通过画家这一职业,那种愿望业已化做了他人生的习惯。他预感到那机会不久便会造访于他,同时又觉得那机会或许永远也不会降临,以至于当他注视着眼前的少年时,也不免萌生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那个秋季的日本对于木津的整个人生来说,成了开启崭新一章的契机。尽管他只是在快要四十岁时才被推举为安井奖的最终候选人,但由于多少获得过几项美术奖,他的绘画风格一直被人与那些多年来在欧洲的美术馆从事临摹的画家相提并论,或是被人与美国的都市派画家进行比较。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机缘,使他在某个团体的推荐下,获得了利用富布赖特基金^① 前往在艺术教育领域闻名遐迩的美国东部大学留学的机会。对他来说,原本这一

^① 根据1946年制定的富布赖特基金法案,将美军剩余物资在他国出售后所得的款项用于该国和美国的文化交流。

次的留学也理应像对大多数日本画家那样,以走走过场而宣告结束,但木津对美术教育的方法论兴趣匪浅,而且无论做什么都专心致志,以至于生性如此的他决定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就这样又耗去了他五年的光阴,其间他与留在日本的妻子也以离婚收场。他以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为契机,结束了在美国的侨居生活,回到了日本。

木津之所以参与了这一次塑料模型的评审,乃是因为受托于美国总公司而担任评审主席的那位先生恰好是在他延长留学的问题上和那以后都曾经关照过他的人。谁知在一个缘分仅此而已的儿童美术竞赛会上,那个少年的容貌和举止,还有他整个身体所迸发出的光彩——尽管他制作的模型也是那么富有非凡的独创性——竟让木津深受影响。他痛切地感受到:自己恰恰缺乏萦绕在少年身上的那种根源性的氛围。显然,在他的上述感想中掺杂着对自己绘画风格的停滞不前——在逗留美国期间他已经有所察觉——所产生的焦虑,而这一点最终又以怀疑自己身上缺少作为一个艺术家生存下去的决定性条件这样一种形式而变得表面化了。

正巧这时他的恩师向他发出了邀请,由于与木津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那位副教授因没能成为可以终身任职的教授,从而转到了别的大学,所以恩师问木津是否有意接替其职。于是,木津趁势断绝了在母国做一名画家的念头,其决心之大,就仿佛是受到了那个小人儿所作所为的唆使一样。他接受了恩师的邀请,正式返回了美国。那以后木津顺利地取得了终身任职教授的头衔,在美国东部度过了15年的岁月。如今在他的大学生活中又一次轮到他休长假了。这次木津选定以日本作为自己的度假目的地,尽管这还是头一回。但这样做无疑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四年前木津接受了直肠癌的手术。在怀疑身患癌症之后所接受的检查和手术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再说因患有同样疾病而先期接受过手术的家

兄在癌细胞向肝脏转移后不得不再次接受了手术,但最后还是不幸地离开了人世。打那以后,即使身体状况持续欠佳,木津也再不肯接受检查了。

去年的秋天,在大学附属的高等研究所举办的晚餐会上,一位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对木津说,他看起来身体状况不妙,奉劝他去接受检查。基于长久以来暗自在内心所做好的心理准备,木津收下了这位博士写给他的弟子——一个在东京开业的医师——的介绍信,并且在休假年度伊始来到了东京。不过,即使饱受癌症的折磨,木津也无意再去接受那种痛苦的检查和手术了。

出发前,一个作为特别研究员来到东亚研究所、名片上赫然印刷着“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几个字样的国文学者对木津说道:“哦,是回故乡朝山拜佛呀?”尽管是一句脱口而出的俏皮话,但其中却隐藏着直刺人心的嘲讽意味。然而对木津来说,事态分明还要更加严重。

尽管如此,木津总算是为自己源于消极动机的东京之行找到了一个积极的目的。那就是想见见那个只是在15年前萍水相逢,展现出让人难以直面的丑陋和令人几近窒息的美丽瞬间的少年,想看看那以后他都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这件事让他在15年前就抱有一种近于梦幻辩证法式的预感,一面感到实现它的可能性是那么渺茫,一面又坚信它理应能够变成现实。

木津在位于赤坂的属于大学的公寓里刚落下脚来,便立即拜托前来采访美国艺术教育现状的美术记者,帮他查找记载着15年前那一事件的各种报道。尽管利用塑料薄片的组合来制作模型在当时的美国和太平洋此岸都曾经风靡一时,还有美术记者云集的报社担当那次竞赛的后援,但关于那次竞赛颁奖仪式的报道却寥若晨星。在那些报道中根本找不到那个在把模型运往舞台上接受最终评审的前一时刻,将自己制作的作品毅然毁掉了的少年的名字。而木津最终找到的一则报道,只是在同一版面的花边新闻中

轻描淡写地谈到了少年带有自我牺牲色彩的举止和少女宁愿忍受痛苦也不肯毁坏模型的坚贞形象。

于是，木津再次挂通了给美术记者的电话，请他帮忙联系上了那则花边新闻的作者。业已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这位资深记者毕竟还惦记着那个少年，告诉木津道，四五年前他还曾有意写一篇那个事件的日后谈，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见到过那位长大成人后的少年。

参加竞赛时那少年还是个小小学五年级学生，只有 10 岁，后来他读完了同样属于私立的中学和高中，考进了东京大学理科一类^①。直到他进入建筑学专业为止的履历都记载在高中同窗会的名簿上。但在那以后发行的名簿上就既找不到他对通讯调查的回答，也无法确认他现在的住所了。向他就读的大学询问情况，回答说 he 已被当做自动退学处理。据说他父母那儿也杳无音信，所以，就算他如今身体安然无恙，想必也是过着近乎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吧？

另一方面记者又说道，至于那个少女成年后的联系地址，他倒并非不知道。当他最初写那些花边新闻时，原本当然是想从少年那儿打听情况的，但不知是出于少年本人的意愿还是亲属的顾虑，采访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不得不以少女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写下了那篇记事。那少女的母亲——尽管如今住在北海道——还不时地给他寄一些明信片来。在几年前寄来的明信片上提到了女儿立志当一名舞蹈家并去东京闯荡的事，并同时写下了女儿寄宿的地点。

木津明白了，对立体形状具有着那样一种敏锐感觉的少年至少曾一度选择过建筑。他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那一幕情景：就在那少年一边走着一边紧抱着的塑料模型被少女的裙裾缠绕住的前一瞬间，他看见的是一个两只翅膀紧紧相连，而整体呈飞镖形状

① 东京大学理科分为一类、二类等，一类则包括了建筑专业在内的工学部等。

的物体。他曾从那独特的结构中联想到了宇宙基地的建筑设计之类的东西。

那个少年长大成人后为何选择了大学辍学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这在木津看来,也没什么费解的。难道这不是与那个在木津的记忆深处长着一张狗一般可怕的面庞,却又拥有着一双充满了情感的美丽眼睛的少年正相适宜的青春吗?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样的性格:他敢于把自己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对于十岁左右的少年而言,无疑显得永无止境地漫长——才制作出来的、硕大得难以用双手抱住的模型一古脑儿地捣碎后弃置在脚下。

木津知道,由自己去追寻那个不惜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而兀自生活的青年并查明他的行踪,分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并没有舍弃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想法:或许在这一次特别的东京之行中会偶然地与这青年邂逅相遇。

另一个对那天与少年的相遇难以忘怀的人,便是那个被飞镖形状模型绊住后半悬在空中的少女。对于她来说,有着一个不能不一直记住他的简单理由。那就是她被少年抱在怀里的塑料模型的翅膀尖儿夺取了处女之身。她真正明白这一事实,还是在因父亲的工作变动而举家搬迁到旭川就读于高二的那个漫长的冬天。当她与指导她跳舞的体育老师发生性关系时竟然进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以至于那位老师认定这个姑娘肯定有过多次的性经验,从而在感到不满的同时,又感到一身轻松。她什么也没有对老师说,只是独自回想起那个缺乏高潮的颁奖仪式。那天回到家里以后,她看见从裤衩中取出的、拇指般大小的黄色塑料断片上竟然沾着铁锈色的血迹。

她还留心到在围绕着少年的举动所写下的花边新闻中,那种故意把少年的行为美化成为了拯救陷入窘境的少女不惜牺牲了自己作品的评价,其实与现实是大相径庭的。